

文 學 小 叢 刊

逾 越 節

朱 髮



逾越節

一九〇〇年前，逾越節的靜的夜。

他們十多個人，載着沉重的哀愁，載着憂鬱的歌聲，像殘秋的落葉一般地，疲倦地走在夜色蒼茫的路上。各人的脚步踏着夜色舖成的泥土，沙沙的聲音好像鉛一樣地擊着，也像石匠的鐵鎚般擊着各人的心。

踽踽地在夜色蒼茫的路上，走着他們十多個人。淒厲的歌聲馱着各人的哀愁，悠悠地飛送到遼遠的空中；然而那滋生在心裏的憂鬱，却像蛇蝎般緊緊地啃着。在逾越節的靜的夜，往橄欖山去的，是耶穌和他的十二個門徒。

門徒們沒有忘記剛纔喫飯時夫子的話，那些話已經深深地鑄在心上了。當他們喫着逾越節的筵席，夫子不是拿起餅來祝福嗎？他說：「你們擎着喫，這是我的身體！」接着他又擎起杯子來祝謝，他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大衆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在上帝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這些話不是清晰地鑄在各人的心上嗎？現在是一刻一刻行近夫子的末日了。然而在門徒們，甚至夫子他自己，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十多個人，祇是載着沉重的哀愁，載着憂鬱的歌聲，像殘冬的落葉一樣地疲倦地走在夜色蒼茫的路上。

逾越節的靜的夜，他們來到了客西馬尼。

「我親愛的門徒啊，你們就在這裏等候吧！我的心已經破碎了，我的話你們都記着嗎？我要到靜的地方去祈禱，彼得，雅各，約翰，你們可跟我去！」耶穌禁不住憂鬱的重壓，囁嚅地，然而而是充滿了感情地說。他記得經文上的話：「我要打那牧羊的，羣羊就四散了。」這些親愛的門徒，今後祇能夠保持那堅韌的信心呢？就是彼得，他在

今夜鷄叫以前，也要三次不認自己。這樣想着的耶穌，眼睛漸漸潮潤起來，雖然竭力忍住了憂鬱的淚珠，凝望着前面迷濛的山色，可是在迷濛的山色中，他已發現自己的眼睛裏拋滾着紅綠的星光。

西門·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雅各與約翰，在他十二個門徒中，算是最跟他親近的，所以即使疲勞和憂鬱，也都高興地答應了。於是他們四個人，默默地在逾越節的靜的夜，走進了客西馬尼園。

「西門，你們在這裏儆醒地等候吧！我心裏憂鬱得幾乎要死了！」顫動着聲音，耶穌這樣吩咐了他們，便曳着修長的衣裾，踟躕地走到園的另一邊。他嘆息着，想起了頃刻間就要遭到逮捕的事，便一陣悲愴，好似鷓鴣的黑羽一般落在他心上，淒然地流起淚來。對於這件不幸的事情，耶穌曾經指示門徒說是必須要遭受的。彼得靜諫過他說：「主啊，上帝可憐你，這事萬不可臨到你身上！」可是耶穌他怎樣呢？他就嚴厲地罵他是撒旦，責備他不體貼上帝的意思。然而他現在却有些惶惑起來了，到

底這上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於是他俯伏在地上，睜着朦朧的眼睛凝視着寂靜的天空，展開了雙手，這樣虔誠地祈禱着：

「我父啊，我的心碎了，我將要負起人世間一切的罪債，我將要爲世人而犧牲。憑着你神聖的榮耀，我是願意應驗那預言的；因爲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但是憑着你的仁慈的憐憫，你是不是可以把這苦杯從我那裏撤去呢？父啊，你是無所不能的，我所求你使這苦杯離開我吧！然而也不要照着我的意旨，只要照着父的意旨……」

顫抖的聲音流蕩在蒼茫的夜色裏，日光下睡足了午覺的鬱金香，早已被這淒厲的氣息所窒塞着。這時候，迷濛的遠山的輪廓上伏着峻險的黑雲，一彎新月蹲在樹梢上啜泣，乳色的煙霧網着靜謐和淒涼，客西馬尼園爲這逾越節的憂鬱所浸透了。

夜風掠着丁香的酡顏，冉冉地醉漢一般地徬徨着。踞伏在地上的耶穌，頹喪地

站立了起來，他纔發現自己的眼角上凝滯着兩顆很大的淚珠。也像醉漢一般地，他低着頭，踟躕到彼得他們等候的地方，看見他們躺臥在柔軟的草地上，勻稱的鼾聲，已經輕輕地響着，便俯身下去叫醒了他們。

「西門·彼得，你們在睡覺嗎？你們不能做醒片刻嗎？那日子，那時辰，就要來到了。你們要做醒，要祈禱，使你們能逃脫一切的誘惑，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你們知道，若是家主知道幾更天裏有賊來，他就必做醒，不容人挖透他的房屋，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三個門徒睜着惺忪的睡眼，頻頻地點頭；他們心裏固願意做醒，無奈身子爲憂鬱與疲勞所侵襲，像鉛一樣的什麼東西又已爬在龍舌蘭花瓣似的他們的眼上了。於是耶穌又走到剛纔祈禱的地方，他的爲悲哀所啃噬的心裏，這時候突然閃起了一個婦人的黑影；他明白那是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裏所見的馬利亞。那婦人曾經在他坐席的時候，擎着一玉瓶極貴的哪噠香膏來澆在他頭上的，現在

又浮現在心裏了。像這樣難得的女人，恐怕比門徒來得高明吧。在那個女人澆了香膏之後，門徒中間，不是有人責備她浪費嗎？這纔是不該呢。像現在，即使是自己最滿意的門徒，也沉沉地睡去，連片刻都不能夠做醒，經文上的話，恐怕難免要應驗的了。於是一陣悽惶之感，猛襲地抓住了他，無可奈何地，又復躺伏在地上，第二次祈禱着：

「我父啊，我的心碎了。我真要瘋了！人們罵我是瘋子，是的，但我必須負起這樣的責任，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然而這些懵懂的門徒，將會怎樣的進入迷途呢！所以父啊，憑了你萬能的睿智，請你把這酒杯從我這裏撤去吧！但是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我願你的意旨成全。」

夜風載着顫抖的聲音，從這裏流蕩到那裏。他遠眺着迷濛的遠山，又一次流淚了。但是，好像幕地裏想起什麼似的，他又掙扎了起來，邁着鈍澀的脚步，回到彼得他們守候的地方，不料那三個門徒又若風雨中的馬羅，點着頭在瞌睡了。伯大尼的澆香膏的婦人，你們纔

「沒有忘記吧！她爲我的葬事豫備着，你們難道不能夠爲着自己的事情豫備嗎？我親愛的門徒，你們應該做醒，祈禱！」

第三次，他又走到剛纔祈禱的地點，現在是疲乏得難以支持了。他哭着，眼淚好像激流的泉水，悄悄地噴湧出來。他傷痛得暈去，喀然地臥倒在地上。這時候，天空中忽然閃出殷紅的光亮，接着又泛出一大片耀目的白光——像海裏的太陽所渲染的耀目的白光。在光中如一葉白帆的舟楫輕倩地飄浮着的是一個聖潔的天使。她美麗的臉龐，是帶着乳酪色的，襯着天藍寶石似的眼睛，熟爛的櫻桃似的小嘴，還有黃金色的青絲，一縷一縷颯颯地垂掛着。漸漸飄落到他的前面，微笑地對他說：「恢復你的健康吧！」那股白光便如煙霧一般霎時間消滅了。他醒來後覺得很是悲傷，汗如血滴般流淌着，便更懇切地祈禱了。

「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正如你會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凡你所賜給他的人。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

誰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經成全了。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經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因為你所賜給我的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的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我爲他們祈求。我不爲世人祈求，只爲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爲他們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國他們得了榮耀。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却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保守他們在你所賜給的名裏，叫他們合而爲一，像我們一樣……」

禱告完了，他就急匆匆地走到彼得那裏，看見他們因爲煩悶，又在睡覺了；便說：「西門，約翰，雅各，你們爲什麼儘是睡覺呢？你們不能夠儆醒嗎？看哪，時候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爲有

父和我同在。我這樣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祇要做醒，祇要祈禱，你們是不會跌倒的。我親愛的門徒，現在我老實告訴你們，人主被賣的時候臨到了……」

正說話間，許多擎着燈籠，火把，兵器的人就蜂擁地來到園裏。晃動的火光照耀着憧憧的人頭，嘈雜的聲響劃破了靜謐的夜空，龐大的黑影錯雜地落在柔嫩的草地上，夜鶯却被驚醒了好夢正在撲撲地振着靈敏的羽翼了。他既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事情，就很鎮靜地對他們說：

「你們找誰？」

「找擊撒勒人耶穌。」一個在跳動的火光下看去非常猙獰的兵士，擲動着手裏的兵器，這樣狠狠地回答。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

其時和他們一同站立着的賣他的門徒猶大，隨即走上來，和耶穌說：「請拉比

安」接着便親他一個吻。

「朋友，你來作什麼的？你以親吻爲徽號來販賣人生嗎？好的，你就作罷！」耶穌

從容地告訴他。

於是那些人上前，動手拏住耶穌。西門·彼得把他帶着的刀拔了出來，不顧一

切地砍去，祭司長的僕人馬勒古的右耳，便這樣給他削掉了。耶穌就阻止他，說：

「收刀入鞘，因爲凡是動刀的，必死在刀下。我父所給我的那一杯，我豈可以不

喝呢？」又對衆人：「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拏我，如同拏強盜一般；我天天坐在殿裏教

訓人，你們爲什麼並沒有拏我呢？」

二隊兵和千夫長以及猶太人的差役，就把耶穌捆綁起來。當下，門徒們都如沒

有了牧羊者的羣羊般逃跑了。祇有勇敢的彼得，遠遠地蹣手蹣足地跟蹤着。

這時候，迷濛的遠山的輪廓上伏着峻險的黑雲，一彎新月隱在樹梢上，啜泣，乳

色的煙霧綢着靜謐和淒涼，客西馬尼園又爲這逾越節的憂鬱所浸透了。

鈕覺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撞到樓檻文櫺的每一筆蔚起的雕刻上；而那安放著銅荷的棗几，也顯見得瑟瑟的戰顫了一陣。這間充滿著濃郁臘蠟味的上房，在大晝燭的喘息的光暈之下，頗覺得陰沉的可怖。躲在角隅的一架樺櫺，拖着一條修長的黑影，怪像傳說中的幽靈，而那座櫺，以及櫺前的程，都彷彿是張牙舞爪的鬼怪；因此，那時正坐在櫺子上玩弄著尖刀的力士鉏麀，竟也有些像深山中修煉根行的妖魔了。

他鉏麀，為什麼這個時候還在摩娑他的尖刀呢？如果你沒有知道他日間給靈公以重任的這回事，你就不容易猜出他為什麼還在這時候摩娑他的尖刀。說日間，那還嫌得忒廣泛吧，實在是今天的早晨，退了早朝，他鉏麀給靈公召進了一間別殿。暴怒的神色，陰鬱地滿罩著龍顏，嚴肅地撤去了侍從之後，便吩咐他刺殺趙盾。趙盾，他分明認得是那位鳳眼長髯的朝臣，就在今天早朝時候直諫靈公的忠臣，吓叫他刺殺的爭不成便是他這個趙盾嗎？他雖然自信是清楚地聽出靈公嘴里所說的每一句舒緩的話，甚至每一個重濁的字眼，可是也有些懷疑起自家的耳朵來了。但

是，靈公要他刺殺的，分明就是這個趙盾。那時候，靈公看見他並不則聲，便用重濁的音調舒緩地又說了一遍，分明是吩咐他刺殺趙盾。他正想跪諫靈公，求他收回成命，可是一招手已將撤去了的侍從重新召了進來，又未便再跟王上諫說什麼了；而自己又在他一揮手之下退出了別殿，只能默默地按着鞞琫，打從巖廊里贓了出來。

在巖廊里按着鞞琫贓出義門的鉏麇，簡直覺得適纔靈公的吩咐來得忒突兀了。一介耿耿的忠臣，怎地也要戕賊他呢？莫非他早朝時候，諫得有些不當嗎？但是鉏麇也親眼目睹的，諫勸他王上少殺幾個人便算獲罪了嗎？而且，那樣的殺人實在也忒殘暴了。想起來還要叫人心悸：當四五個宮女擎着一個宰夫的沒有四肢的胴體，抬過階下的時候，誰都追遑得發噤。那個裸露着全身的屍體，堅韌的肌肉上鬆弛地張着一重黃黑中帶有青色的皮膚；每一支手臂和腳脛的支解處，還滴着沒有流竭的淤血。從微微抽搐着的肌肉中淌到宮女們的身上，像暮春的殘華般一片片貼上了羅襦。那時候，朝臣們望着宮女冷峭的臉龐，全都失色了，大家面面相覷，看着，慘憺如

王上駕崩時的空氣，濃郁地迴旋在朝廷中，惟有高踞在龍座里的聖上的龍顏，却如醅醉的才人般鮮豔地劃着一道微笑的痕跡。於是那個鳳眼長髻的趙盾，約同了士會，一起去諫勸王上了。然而王上他說什麼啊？他說一個宰夫廩不熟熊蹯，還不該殺了嗎？使人咋舌的是，正要退朝的時候，又有幾個宮女擎着宰夫的四肢像魚一樣游過階下了。鉏麇他也看見，好比渾身灑了冷水，戰慄得厲害，心里却立刻燃起了一叢忿怒之火，可是不敢則聲，一心企盼着那一位朝臣胆敢直言再諫的；但是每一個朝臣都已沉下了頭，士會也在側着臉子端相自己的朝褲了——光是誰都不敢諫勸這位暴虐的聖上了吧，便無端地把尖刀拔出了兩寸，真有點飛揚浮躁起來。幸而在這時候，趙盾又跪在靈公面前諫勸了。然而王上他怎地啊？他還不是蹙皺了眉頭，給他一個不理睬嗎？就這樣諫勸王上，爲了他殺戮一個無辜的宰夫，難道有什麼不當嗎？那是一個忠臣的天職，怎麼說是不當呢？哎，莫非他言語之中，得罪了聖上嗎？噫，是的，一定是有所唐突了。然而，還自襄公時候就做了輔弼的趙盾，會在言語之間得

「罪聖上嗎？何況，縱或冒瀆上誅，罪這也不至於恁地啊！這樣想着的鍾麗，簡直覺得靈公此番對於趙盾的處置，頗難叫人心折了。但是，問題還不是在自家身上嗎？靈公既不是親手去刺趙盾，而必須假手於他，則他豈不是可以援救這個已被聖上暗算的忠臣嗎？然而一自這種不穩重的思想淡淡地浮上了他的腦直的心胸以後，立刻像犯下了滔天大罪，兀自駭汗起來；對於聖上的諭旨，難道可以違叛的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鍾麗連一個忠字也認不得了不成？我們這般力士，也應該替朝廷效力，替主上盡忠；今番既被使喚去刺趙盾，好一個効力盡忠的機緣呵！怎麼好反叛起主上來呢？所以，即使他明白趙盾並沒有犯下殺身的大罪，他覺得自己也無論如何應該毅然決然地奉行他靈公機密的諭旨的。」

所以，鍾麗不特在傍晚時分將佩挂在腰間的防身解腕尖刀從褲帶中拔了出來，仔細地把鋒鏘磨得異常銳利，還把它安在燭光下摩挲了好幾個時辰。這時候，他隱約地聽得夜風吹在幽篁里的淒厲的嘶聲，即使是一個驍勇的力士，聽去也有些

撲然的感覺。那種嘯聲，像是狐狸的哀鳴，鴉鵂的喊鳴，怎不教人心寒膽戰呢？又是那畫燭，憧憧地跳了幾下，映出那些整樅，轎后，柅弓，利槊，許多懸掛在四壁上層的武器的黑影，乍明乍滅的浮蕩着；龐大的黑影中，又好像露出許多猙獰的嘴臉，這些嘴臉分明是自己所熟稔的——是在自己的武器下斷送了性命的讎人！他不禁又起了一陣抖顫。振起了精神，提着刀柄走近案几，把結在燭燭上的鐙花搽去了一節，燭芯爆出了幾點火花，燭光驟然增亮了；扔在地上的鐙花，冒着一縷青藍的輕烟，混和着一重濃郁的臘蠟味，也在那里迸閃着火星，便用韃屨去把它踏熄了。這樣安排妥定之後，他重複坐到杌子上，摩娑他的尖刀。

撫摩着這口銛利的尖刀，一段內疚的回憶愉悅地浮上他心頭來了。這是一個秋季的黃昏，綿弱的殘陽已經滾落到嶙峋的亂石間去了，長空上抹着一重絢爛的電彩，他獨自策着一匹高大的駿馬，負着柅弓，挽着韃矢，佩着尖刀，打從一個崑崙的山峯上迅疾地馳騁，驕然一枝蓬矢飛了過來，他側身讓避了咫尺遠近，即忙牽住了。